

昌
谷
集

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賜錄貢生臣湯達泰

賜錄監生臣汪麟

欽定四庫全書

昌谷集卷八

宋 曹彥約 撰

狀

辭免召赴行在狀

九月十八日準尚書省劄子九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
旨鄒應龍真德秀曹某召赴行在劄付臣者上有綸言
自天而下首蒙環命跼地無從當聖朝詢闢之初乃治
忽閩端之際得人而治固能成平定之功所用非賢難

以塞衆多之口如臣者學非有用技本無他雖徧更俗
吏之勞粗諳民事頃驟綴清廂之列未習朝儀君恩每
過於選掄天分巧為之裁制蓋齒壯已挺於疾病至年
來遂因於沉綿脾常作寒飲食幾廢足復為楚步履則
艱昏花極礙於觀瞻喘嗽復攻其寢處非不知龍飛出
治親逢變化之時豹尾通班當効論思之職報國稍行
其素志取禾未底於空餐顧才力甚微自知凡下形骸
如此又費支吾蠖雖屈以求信蜩欲飛而不至寒骨首

違于暖律懼心如立于春冰揆之方命之誅深知速戾
錫以容光之照尚或偷安所有召赴行在恩命臣未敢
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辭免召赴行在狀

證會臣昨具狀奏陳辭免召赴行在恩命今月初五日
准九月二十九日尚書省劄子九月二十七日三省同
奉聖旨不允者君命再至悚惕無門不俟駕而行乃其
常分控辭不已誼有未安緣臣所苦脾疾起自壯年常

時每至呻吟稍重更加嘔洟既止復作莫識其源是時氣力尚強飲食無阻稍覺寬減即復奔馳中年以後其病稍深討湖南時復為楚軍前調撥往往舊病大作畏避事之名不敢求去事平之後誠為壅滯急救目前至用芒硝大黃等藥稍存微息不暇為後日慮苦口乞祠未獲俞音亦幸授代已近不復叫號其後獲試成都此病再作諸司共覩幾至狼狽荷朝廷從欲改善待次一郡稍獲生意又被繁使鼈兔二年復請祝釐益恭甚則

誠實籲天稍定則鞅掌宣力苟可以捐軀報國尚不辭
難矧今出綺異恩賜環明命當飛龍正位之始備萬物
咸覩之數臣子至榮莫叨於此而臣年迫七袞困於宿
病乃於脾疾之外更添足痛足痛未已又增痰壅最是
飲食驟減日見羸削自朝至暮不能進一盃之粥跋履
修塗必至顛沛有尊主之心而局於分有行志之時而
窘於老此臣所以恐懼震懾而加以太息也所有召赴
行在指揮臣不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辭免兵部侍郎狀

十二月三日准十一月二十七日尚書省劄子十一月
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胡槻除工部尚書曹某除兵
部侍郎並日下前來供職者新天子飛龍之初首蒙嚴
召古夏官司馬之貳更玷真除揣分踰涯撫躬失據伏
念臣侵尋七袞遭遇累朝身久溷於塵埃頗甘外服足
未登於表著敢望禁除掛名偶備於松階投老願休於
琳館忽奉予環之命適當訪落之時抱疾控辭本非矯

偽畏寒賜告益感恩榮方將具舟楫以便微軀併藥餌
以求速效下欲明其素志上仰答於洪恩若乃部設六
曹兵為清簡官稱三品地亦邃嚴攝承尚俟於年勞推
擇必資於人望豈有來從散吏徑亞司戎如彼積薪失
後先之定序未嘗持橐躡扈從之前行初焉已懼於淵
冰至此亦憂於負乘伏望收還誤寵灼見微忱如其力
且未衰得瞻咫尺設或言有可采稍助涓埃然後俾守
舊班猶為待對不但少安於愚分庶幾永穆於師言所

有新除兵部侍郎恩命臣未敢祇受須至奏聞者

辭免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狀

十二月七日准十一月三十日尚書省劄子十一月二

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曹某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
修撰者貳職司戎方騰免牘兼官載筆又玷明綸驚異
數之沓來撫微躬而增懼益善思取信莫重於史官而
纂輯闡端尤詳於實錄才必兼於學識記不謬於是非
乃可以追亞六經流傳萬世如臣者發身科舉試吏塵

埃及四十餘年期會之間相為終始萬八千言春秋之學
已失故常處之言語侍從之官責以紀表傳志之事不
惟曠職益見招辜伏望俯察愚衷特還成命別選俊髦
之士俾專清切之班苟微臣義命之獲安即大造生成
之所賜所有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恩命未敢
祇受須至奏聞者

辭免寶謨閣直學士提舉祐神觀兼侍讀狀

臣今月十八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曹某除寶謨

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者小宗伯之曠職久困
沉綿雜學士之陞班不虞起蹣勸誦尚陪於禁路祝釐
更列於內祠退自省循莫名其妙惟人主以掄才為
職當量能而授官人臣以報上為心必食祿而任事若
舉此非常之典而施之無用之人外雖侈於觀瞻中實
深於恐懼如臣末學無異常流壯歲塵埃自安行於州
縣暮年爵秩適遭際於聖明夤緣得侍於清光議論莫
裨於新政顧年事已周於七袞致病魔每萃於一身懇

猥乞骸無非方寸遲遲從欲獨異尋常儻因其引退之時更授一超遷之職非素心之本望將清議之謂何欲望聖慈收還成命俾即歸於里社免屢扣於天闕臣之所祈莫切於此所有新除前件恩命臣未敢祇受須至奏聞者

再辭免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狀
臣七月十八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除臣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臣即具奏辭免准二十三

日詔書不允者伏念臣前所奏章皆是出於真實無一毫矯偽緣臣自入春以來百病交攻在假之日多於在職六月以後又養病者五十日矣苦苦叫號正謂坐糜廩祿心不皇安若又因此得遷尤為非據考之典故本朝諸閣直學士之職起於景德祥符間與直學士先後並建相距不過一級列位在樞密直學士之次結銜在本官之上其為事體非次對可以序進也列聖相傳其選尤重隆興以前雖有以六曹貳卿補外而間得之者

自乾道三年以敷文閣直學士處侍右侍郎方滋之後
經今六十年非川蜀帥臣與攝承常伯之外未嘗過與
也至於內祠進讀尤閑體貌必元老大臣一世師表或
宗卿偉望士論所歸孝宗淳熙中年與先帝更化之始
益常舉行之矣闕不常置惟人是與今臣以淺陋之學
本無師承踈逖之蹤素無朝蹟遭逢聖世陪侍燕閒乃
以曠職之久求去之力驟當此選人品夐絕冒而受之
將何以服公論却浮言負乘之虞方自此始所有臣辭